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
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
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籍
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
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
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禁近日日
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



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欲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愚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

圓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弥大，求過則其德弥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惡。然讜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

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與誦。却非不

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中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諭非當。不猶愈於與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後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戆。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後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

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
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
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皎皎靡除卒燎原野
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
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
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
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

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
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
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
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
事固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
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
之助於心靈不以公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
於君父也蓋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
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
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
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

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殍。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臣故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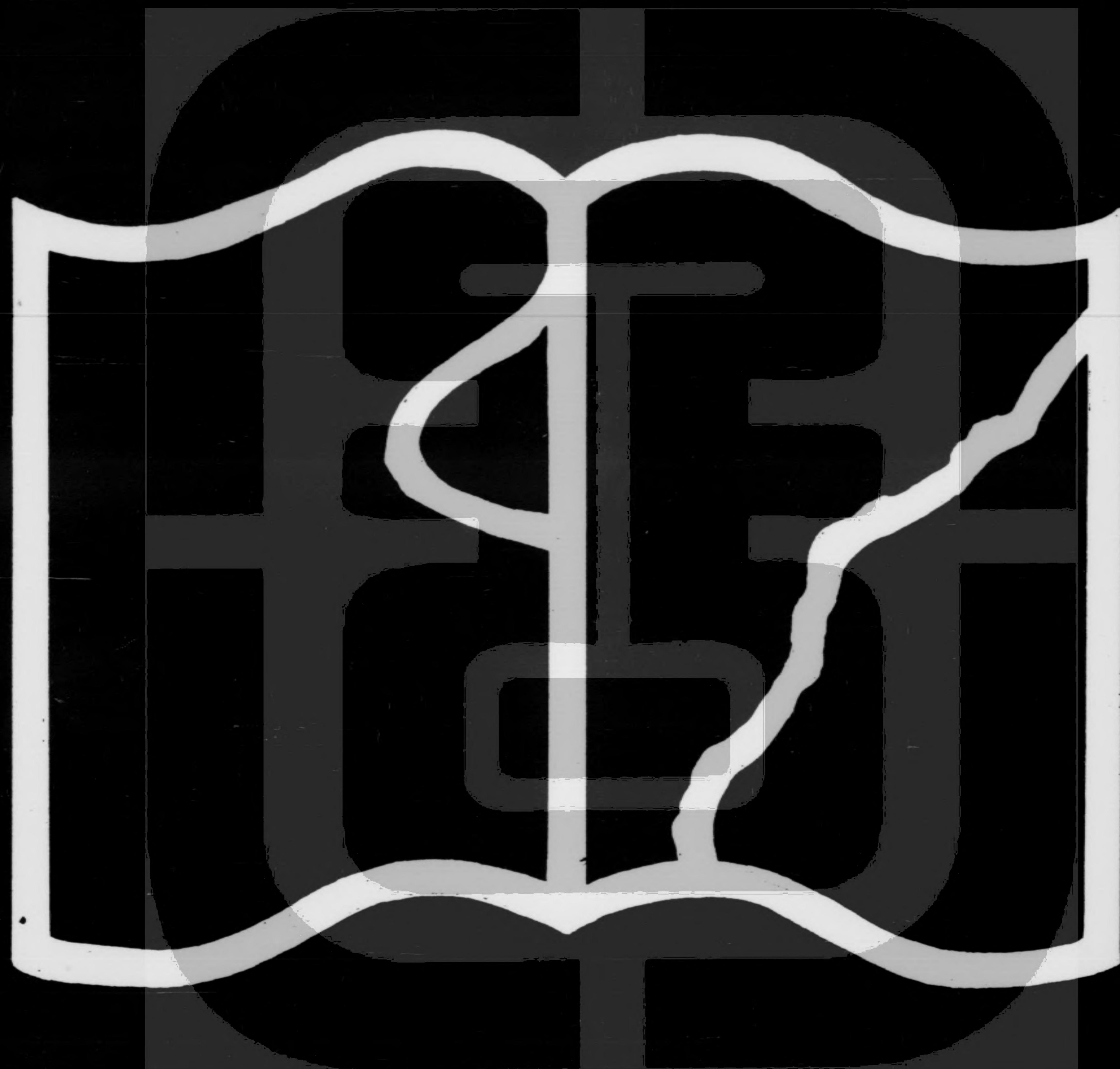
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躬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指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

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曰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責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几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

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糾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臣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兩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



原件破损

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
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
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
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
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
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
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
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
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
月忠言者利於行而囁於情唯計慮至熟乃

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左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
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曰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
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
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
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上其家屬則陷於
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
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
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
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
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

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謂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濩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曰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雄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極危之意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

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恠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

各懷奚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倚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

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本末不可以不稱項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特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優待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運報將議優蠲衆情所冀日望其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僮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遣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徃待其復命親訪物情草藥委息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

宜以國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差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郡連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覷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嚴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德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機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

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而黜其聰察匿瑕蔽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聰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弥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澤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僞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精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

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兩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遵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

心傲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
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草前弊
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
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
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
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
曰人心之願盡輟沐浴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
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
其或有忠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
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

內風靡翕然歸心賢畏咸懷小大畢力慕爾凶醜
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
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膺
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
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
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
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
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
闊一也既社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
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
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土封殆絕矣徇義

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
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
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
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
潰寇亂愈滋遂至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
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寃而
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
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
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
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
既闕慎于始又失圖未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

可復使一事糾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
繼叛都邑城闕狃偷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
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
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
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
方至魚鼈咸若龜寵乃遊蓋悅近者來遠者資懷
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
假如過有張皇詘涉疑似亦望矜愚惜軀屈法裕
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
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

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
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
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
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
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
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
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
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兵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城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迴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迴歸甚失准擬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迴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湊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

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我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息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目細事瀆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同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

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未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待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

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戒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時誘脇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栗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燕黎不得寧居

賊必耗亡我亦因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
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亦不測之危
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
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螟遘厲自遁實
吳穿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
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此之亂始於暴兵回徵後
之繁興乘衛禁之闕俗誘扇羣慝遂謀火茲逆天
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
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
不吝布草莽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恭元翁然遷
善易心改觀欲亂思安和風既揚亦彼自斂蠢茲

狂悖以合殲夷頃屬懷光吞逆歲時養寇以蓄干
撓生事惑入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
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是
諸帥才乃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
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
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惡滅亡
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
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
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以居勢理
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環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

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

便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尖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

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帥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疑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

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比道也茲道得
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
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
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
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
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
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
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
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
也是則違命者既下不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

徒費空言秣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
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
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
宜俯徇斯意曰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數以
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
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
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
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
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
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

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材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忝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併擾岐下賊殺戎帥欵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

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雖谷漫為盜所振僅通王命唯庇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脇之中洶洶羣猜各懷向背彼勝則住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齊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頹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

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
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
自玉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
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釋
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
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
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
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
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
之流自知負恩安敢希化斯累非小所宜速圖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
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
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
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
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
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
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
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

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執御仁
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
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
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
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曰循順
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
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
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
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
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
竟探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

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
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
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
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滋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致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棲勞或有矣功其
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草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
惟常情默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
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
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
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
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屬之心

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
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
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
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壞或乖
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
寓夫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
項畫戰守經略俾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
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換劍擊柱
備語誅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
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
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請儻

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
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
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眼仍量與資
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
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誦誓將更新天下之
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
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
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
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

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屯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首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歿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以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宣惠之使翦除元惡曾未

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雅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辰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耄宴定反側寬宥脇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葺殿臺備耳目之娛選

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曰寇亂喪三頭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曰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義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

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忠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急驕則縱肆其奢欲急則狀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急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念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

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
遠矣所令撰賜渾城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官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祖俗但以
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
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鐘亦
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
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
霖潦為害八功可施其格禦由於智能其後用止
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
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率大業奚恤暫勞各

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
畏途繆則逕於巖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
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
羣峯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
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
之間倉黃違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
萬乘時行千官影從而可以躡不存之險冒無禦
之災乎如或磴路激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
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皆溢途路既絕
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

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鑑。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怒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未此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

卿宜知恚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臨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於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此。所招給以同。迎鑿。駕既反。伏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

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
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愛責之辜唯在不
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
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推輕
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
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定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
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息則自新
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
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為
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

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
書霽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
被且幸膏汚之免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
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
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
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
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
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
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
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

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
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
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
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
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
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
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
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

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
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曰利以為得乘
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
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
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豬既屬多虞不逞致討乃
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逃頗全外順
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
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
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
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
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豐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

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
信見獲功臣緝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紛以至沒代
其微俸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
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
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
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乎大亂將復
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
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

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
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
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
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
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
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日
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
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蹙縮今
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沂隴鎮暨於其西邠涇扼制
於其北顧是其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
掌中控握之地縱令竊蜀河惡能為願陛下姑務

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犒勤敷肆肯之恩
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
擇元勳宿望命出摠岐隴之師則彼承認欣榮奔
走不暇安敢量介後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
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
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
者兇梗殲盜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
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
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

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故晉勝鄆陵苑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
福不可以屢徵幸得不可以常覲居福而慮禍
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
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
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
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
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始以生禍
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達中之難其事
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
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漠南

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盜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官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隍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

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誥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欷歔誠之動物乃至子斯懷集鷓以好音消浸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豐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

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停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既牧以張武筭歛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

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猱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傳咸自歛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然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

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

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賞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杆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項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徭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答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入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草而易辭具備

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宜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欲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脇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

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脅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憐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圍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首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期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

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息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

之黨悉無所問赦准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
疲暍休罷戰士符徃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
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
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
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准右僭逆之罪
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
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
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
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
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
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

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
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
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
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
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
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
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
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威
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
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

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請准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回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閣券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慮過蒙息私曲降慈

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屈旨特宣不敢對衆
陳謝抵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
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
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
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
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
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
器能然後守道歲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
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
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

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
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
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
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
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則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
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
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
尚書中外品負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
書郎先使人為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

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

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

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統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行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

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

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日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
事之盡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
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
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
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
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
情既得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
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
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
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寃此古之
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

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
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誦夫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
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誣類而長國無必定之計
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
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
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
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因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
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爾謂小人者不
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往檢邪趣尚狹
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逐利而昧遠
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

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匪果於行唯以硜硜
淺近不克知通豈尼猶謂其小人嘗侍尚憂其害
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不任不
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
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行實者臣請陛下當
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某舉有情
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
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費謬舉者
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事自然憲典克明邪慝
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
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

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
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
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
俗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
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
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
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
私諂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
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鑑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
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
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

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
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
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請謬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以
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
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不出其中今之宰
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
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
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
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

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
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
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
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
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于
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
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
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
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
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

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

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鑑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周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

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
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
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
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
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
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
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
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
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

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
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
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
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
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已
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
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漕水州縣狀。

右頻得盜缺轉運及州縣。旱報霖雨為灾。彌月不
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
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

等任臺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
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咎已臣等每
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僣倭在公不敢頻煩請罪
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
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
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
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
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
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
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霧
非可諱之事攝紳皆有失之人與臣比肩尚且

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必利己之心希至
尊之旨其餘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
而願事皆覆驗則真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
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
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固窮近取諸身如一體
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
於萬類其鑑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
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
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犬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灾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帛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家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瘞，醉之惠存者霑煦，媪之恩霈澤。

下施孰不欣戴，所當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文討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灾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

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定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妄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流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覺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教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無辜惟茲下人以罹脅制

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備和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吊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吊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隣道也行道有福至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至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魏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灾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遠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

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是矜其人
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
以懷敵計利而忘義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
務恤隣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
乎議者多謂准右存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
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
爽德攻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
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
可底寧備憲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
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

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堯迷不浚必
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
供稅有關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
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法並未敢宣行
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
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寧緣對趙憬執
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
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繁
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

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
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
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蔡兄弟
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
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
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
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
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効
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
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貞心持以上報
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

頃以去冬薦人頻以銜嚮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
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
所以因對奏陳備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
並命俱掌樞衡忝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黷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
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
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
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地之無私載也如
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

君不吝於過矣。爵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非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乘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服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機。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槩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察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

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辱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所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所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諛聞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譖翹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

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信。莫斯為甚。伏惟聖鑑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繁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繁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繁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倍禮。豈足種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恐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繁及兄弟。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宣復舍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至繁兄弟。構成非語。務欲挫傷。大

抵任重勢疑異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
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
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
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
安可不詳伏願稍弼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
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
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
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
鞞之類受亦無妨若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
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
窶貧安能無歛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

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
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
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枉
絕交私誠之無補大猷而莫免貽深累陛下責臣
以清謹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
道或恐貪恠之革務逞無厭之求乃陳異端惑亂
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天以胥吏末流苞苴微
賄苟或違道臣猶知慚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
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至誠若因財利交歡是
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
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

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天有利陛下每發德音
敷宥下去大辟之屬皆蒙濬除唯於犯贓徃徃不
赦豈不以貪穢為孽殘毒深至於士吏之微尚
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
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
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
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
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曰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
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
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適臣可以

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
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
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
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恐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
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
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
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貧風是令已困之
氓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
妨若使天下納賄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
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

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眷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私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為課責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恐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松才智此謂

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勸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象豷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

之不顧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適臣無受賂之

事。四方風動，樂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治雍熙，追懷前脩，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

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
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
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
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
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
務賂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
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

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
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又朝廷益尊所
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
皆無賄之效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
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
徵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
亂矣是知傷風善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
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
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
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
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曰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

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
繁伏用慙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